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五回 有感通唱歌度世 無執著拂棋西歸

話說濟自翻筋斗，證出本來，那些大眾不叫他道濟，卻都叫他做濟顛了。這濟顛竟將一個「顛」字，認做本來面目，自此以後穿衣吃飯撒尿，都帶著三分顛意。大家見他攪擾禪堂，都來稟告長老，長老只是安慰大眾，絕不懲治。濟顛越發任意，瘋瘋癲癲，無所不為。有時到冷泉亭上，引著一班孩子撥跌戲耍；有時到呼猿洞裏呼出猿來，同在對翻筋斗；有時合著幾個酒鬼，去上酒店唱山歌胡鬧，再無一日安眠靜坐。忽一日，大眾正在大殿獻香花燈燭，替施主誦經，道濟卻吃得醺醺，手裏托著一盤肉，走到佛面前，踏地坐下，口中唱一回山歌，又吃一回肉。監寺不勝憤怒喝道：「這是佛殿莊嚴之地，況有施主在此齋供，您怎敢在此裝瘋攪擾，成何規矩？還不快快走開。」濟顛嚷道：「放屁！我吃肉唱歌，比施主齋供你們這班和尚，所念的經還利益許多，怎不逐他們倒來逐我？」監寺見逐他不動，欲稟長老，又因長老屢屢護短，諒來不聽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轉邀了施主，同找長老，對濟顛攪亂佛堂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長老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待我喚他來訓示一番。」遂命侍者將濟顛喚至方丈室，說道：「今日乃是此位施主，祈保母病平安的大道場，你為何不發慈悲，反打斷眾僧的功課，是何道理？」濟顛道：「這些和尚只會吃齋討施主的錢，曉得什麼做功德修道？弟子因見了施主誠心，故來唱一個山歌兒，代他祈福消災，奈何那班和尚，反來逐我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唱的什麼山歌，怎能祈安植福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唱的是：『你若肯向我吐真心，包管你舊病兒一時好。』」長老聽了點點頭兒，眾僧正要再上前說話，不道那施主的家裏人，慌慌張張的來報道：「老太太的病已好，坐起在床，叫人快請官人回去哩！」施主聽了又驚又喜。家人道：「老太太睡夢中聞得一陣肉香味，不覺精神陡長，卻似無病一般，竟坐了起來。」施主聽了，看著濟顛道：「這等想起來，老師正是活佛，待我拜謝！」說還未了，濟顛早一路筋斗溜出方丈室，不知那裏去了。正是：

漫道真人不露蹤，顯然無奈是神通；

因愁耳目昭彰去，裝瞎看人又作聾。

濟顛經此一番，早有人將他的行事，傳到□六廳朝官耳朵裏去，那眾官及太尉（官名）聞他的名兒，都與他往來。然而，他瘋瘋顛顛的行為，終日在頑蠢群中打遊戲，這些俗眼人，又都被他瞞過了。

忽一日，長老在方丈室閑坐，那濟顛手拿著一盞金燈，引著許多小孩子，敲著小鑼，打著小鼓，亂哄哄地跟著濟顛。濟顛口裏唱著山歌兒，一同舞進方丈室來。長老道：「濟顛！你怎麼這等沒正經，吵鬧此清靜禪堂，惹得大眾說長道短，連累老僧受氣。」濟顛道：「我師不可聽信這般和尚胡言亂語說夢話，禪堂原是清淨的，弟子何曾吵鬧，今日是正月半元宵佳節，難逢難遇的，弟子恐辜負了好時光，故作樂耍戲，此乃人天一條大路，可來可去，與這班和尚有甚相干？卻只管來尋事吵鬧，望我師作主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是是非非，我也不耐煩管。今日既是正月半，不可無一言虛度。」遂令侍者撞鐘播鼓，聚集眾僧，都到法堂上焚香點燭，長老升座念道：「大眾聽著！正月半，是誰判？忽送一輪到銀漢。鬧處摸人頭，靜處著眼看。從來虛空沒邊岸，相呼相喚去來休。看取明年正月半？」

長老念罷，正要下法堂，濟顛忙上前道：「我師且少待，弟子有數言續於後：正月半，莫要算！一算便要立公案。兩年為甚一年期，一般何作兩般岸？今年尚是好風光，只恐明年是彼岸？」

長老遂令侍者將語錄抄了，報告諸山，才下法座。大眾不知其意，都擁著濟顛來問，濟顛一個筋斗，又溜出山門去了。

卻說這遠長老原是個大智慧的高僧，見濟顛舉動盡合禪機，自己的衣鉢有傳，故放下了心頭，隨緣度去。時光迅速，不覺過了一年，又值正月半，忽臨安縣知府來拜，長老忙請入方丈室相見畢。長老道：「相公今日垂顧，不知為著何事？」知府道：「並無別事，只因政務清閒，特來領禪師大教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相公有此閑情，請同到冷泉亭上去下盤棋子何如？」知府道：「知己忘言，手談更妙！」二人遂攜手同到冷泉亭上來。排下棋局，分開黑白，欣然下棋，一局尚未終，只見眾侍者紛紛來報說：「諸山各刹方丈中的長老都到了。」說未了，又有侍者來報道：「佛殿上□六廳的朝官都來了。」長老驚問道：「為何今日大眾都來？」侍者道：「想是去年正月半升法座時，曾有『相呼相喚去來休，看取明年正月半』語錄，抄報諸山，故眾人認真起來，盡來相送。」長老笑道：「我又不死，來做甚麼？」侍者道：「我師既尚欲慈悲度世，何不作一頌，打發大眾回去？」長老想了一想道：「既是眾人都來了，怎好叫他回去！」就對知府道：「相公請回吧！老僧不得奉陪了。」遂立起身來，將棋子拂了一地，口中念道：

一回殘棋猶未了，又被彼岸請涅槃。

長老遂回方丈室洗了浴，換了潔淨衣服，走到安樂堂禪椅坐下。此時諸山和尚，及一班人眾，皆來擁著長老。長老叫人去尋濟顛來，眾人去尋了半晌，那裏見濟顛影兒。長老道：「既尋他不見，也罷了。只是貧僧衣鉢無人可傳，必須他來方好！」眾僧道：「我師法旨留與濟顛，誰敢不遵？」長老道：「還有一事，下火亦必要濟顛，不可違了。」說罷，遂合眼垂眉，坐化而去了。眾僧正在悲痛，忽見長老養在冷泉亭後的那只金絲猿，急急忙忙地跑來，看著長老靈座，繞了三匝，哀鳴數聲，立地而化，眾僧盡皆驚異，方知這位長老道行不凡。但不見濟顛回來，多議論紛紛，盡說長老待他甚厚，濟顛卻將長老待得甚薄，不知是甚緣故。只得合龕子，將長老盛在裏面了。

守候了五七日，並不見濟顛回來，大家等不得，將要抬龕子出殯，只見濟顛一隻腳穿著一隻蒲鞋，一隻手提著草鞋，口裏囉哩囉哩地唱著，不知唱些什麼？從冷泉亭走入寺來。眾僧迎上前說道：「你師父何等待你，今日圓寂了，虧你忍心，竟不來料理。大眾等你不得，今日與師父出殯，專望你來下火，你千萬不要又走了別處去。」濟顛笑道：「師父圓寂，有所不免，有什麼料理用著我？若要我哭，我又不會，今日下火，那師父之命，我自然來的，何消你們空著急！」說得眾人沒能開口，那時眾僧鐘鼓喧天，經聲動地，簇擁著龕子，抬到佛圓化局松柏亭下，解下扛索，請濟顛下火，濟顛乃手執火把道：大眾聽著：

師是我祖，我是師孫，著衣吃飯，盡感師恩。

臨行一別，恩斷義絕，火把在手，王法無親。

咦！與君燒卻臭皮囊，換取金剛不壞身。

念罷，舉火燒著龕子，烈火騰騰，燒得舍利如雨。火光中忽現出遠瞻堂長老，看著濟顛道：「濟顛！濟顛！顛雖由你，只不要顛倒了佛門的堂奧！」又對眾人道：「大眾各宜保重。」說完化陣清風而去。眾人看得分明，無不驚異。事畢，各各散去。

眾人齊對濟顛道：「如今師父死了，禪門無主，你是師父傳法的徒弟，須要正經些，替師父爭口氣。」濟顛道：「你見我那些兒不正經，要你們這般胡說？」眾僧道：「你是一個和尚，囉哩囉哩的唱山歌是正經麼？」濟顛道：「水聲鳥語，皆有妙音，何況山歌。難道不唱山歌，念念兒兒就算正經？」眾僧道：「你是個佛家弟子，與猴犬同群，小兒作隊，也是正經麼？」濟顛道：「小兒全天機，狗子有佛性，不同他遊戲，難道伴你們這班袈裟和尚胡混麼？」眾僧見他說的都是瘋話，便都不開口。單是首座道：「閒話都休說了，但是師父遺命，叫將衣鉢交付與你，你須收去。」濟顛道：「師父衣鉢，我久已收了，這些身外物件，要他何用？」首座道：「這是師父嚴命，如何違得？你縱不要，也須作個著落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且抬將出來看。」首座遂叫侍者將盛衣鉢的箱子龕子，都抬到面前放下。濟顛道：「既是老師父之物，凡在寺中的和尚都有分，須齊集了一同開看，方見公道。」首座道：「這是師父遺命傳與你的，你便收去罷了，何必又炫人耳目？」濟顛道：「你不要管，且叫眾人同看明白，再作道理。」首座只得叫人撞鐘播鼓，將全寺大眾聚將攏來，濟顛遂將箱龕一齊打開，叫眾僧同看，只見黃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放光的是珊瑚，吐彩的是美玉，豔麗的是袈裟，溫軟的是衲頭，經兒典兒，是物皆存。鐘兒磬兒，無般不有。眾僧見了一個個眼中都放出火來，只礙著是老師父傳與濟顛的，不好開口來爭，大家都瞪著眼睛看，那首座便對濟顛道：「濟師兄，我有句話兒替你說，你且聽

著。」不知首座怎的說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自從現出本來面目後，大眾皆呼我濟顛，我也將這個「顛」字認做本來面目，君可看「顛」字也含真啊！從此顛來顛去，抹藏一些本性，免得落人嫉妒！

二、閑來無事做，冷泉亭上，引些孩兒嬉戲；呼猿洞裏，喚出猿猴翻筋斗，一派天真，其樂無比。

三、施主母親聞得肉香，不覺病好，哈哈！莫非肚裏蛔蟲作怪？濟顛酒香、肉香只在養活肚裏蛔蟲，非我吃得！強辯！若說酒肉香，吞下三寸成何物？眾生別誤會了，你要吃儘管吃，但不要說是學濟公！

四、只因是「唱山歌，開迷竅；聞肉香，醒肚腸」。施主母親果然病癒，從此濟顛聲名大噪，□六廳朝官皆願與我往來，正是：

胡鬧出名識貴官，瘋狂遊戲酒杯乾；

人間歡樂無煩惱，到處結緣方便餐。

五、長老一言為定，正月半要走了，佛無戲言，只因他不慣遊戲，才會如此認真。安樂堂椅上，長老授衣鉢，還要我下火，真是「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」！一把火，燒得師徒情斷；一把火，燒得虱死蟲斃。但見舍利如雨，金光片片。人既成灰，留這些頑石啥用？若說可裝做我佛眼珠，為何生前藏在骨頭裏不露？哈哈！老蚌生珠，晚來得子，也是和尚傳宗接代的信物！